

華氏 451

布雷柏利原著
呂金翰 譯



照耀明日的書 18

布雷柏利 著
呂金翰 譯

華氏四五—

照耀明日的書
18



照明的書，就是要照耀明日

照耀明日的書 18

華氏 451

著者・布雷柏利
譯者・呂金翰
發行人・許希哲
常駐顧問・蘇子
總編輯・黃海
出版者・照明出版社

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厦11樓之2

臺北市郵政 6-74 號信箱

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

電話：303—6561・303—6554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

印刷所：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 6 號

電話：9831061・9831062

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（1981年 3 月）

定價：70 元

缺頁破損，保證換書

侵害版權・依法嚴究

譯 序

這是一本用未來影射現在的書。

書的情節很簡單，出場的人物不多，用語也很平實，但是它所探討的事物並不單純。

如果你喜歡思考，曾對知識的價值發生疑問、對科技文明與自然的衝突感到迷惑，那麼這本書值得一看。

如果你富有想像力，喜歡新奇的事物，那麼書中的機械獵犬、電視牆、喜洗耳、和消防隊所扮演的新奇角色，也能滿足你的好奇心。

• 序

譯 •

本書對人類的未來沒有提出明確的結論，還待讀者自己去深思。

呂金翰 謹識

一九八一·一·一

目 錄

譯序	第一篇	第二篇	第三篇
序曲	火蜥蜴	篩子和沙子	火光熊熊

序曲

序

書本紛紛落在他的雙肩、手臂、和仰著的臉上。有本書掉落在他手裏，像溫和的白鴿拍著翅膀，在搖曳的幽光中，露出雪白的書頁，上面整齊地印著字跡。蒙太慌亂中瞥見一行字，但已在腦中留下深刻印象，好像用鋼絲細綁一樣牢固。「時間昏睡於午後的陽光中」，他將書丟掉，但另一本書又掉落在他臂彎中。

曲

蒙太的手像嘴一般地闇攏，不加思索而細心地把書揣入懷裏。蒙太沒做什麼，只是他的手兀自在動，手，好像有自己的腦子，顫抖的手指好像具有意識和好奇心，此時都淪為竊賊。

蒙太知道這樣做形同自殺——但這只是一個開始。

第一篇 火 蜥 蜥

焚燒真是一件樂事。

望著東西被火焰吞噬燃燒成灰燼真是一件樂事。他手中緊握的銅噴嘴像巨蟒一般嘖吐有毒的煤油。此刻血在頭部衝激著，他的手像古怪的指揮者，指揮火焰與焚燒的樂章，盡興地焚燒歷史的破銅爛鐵和滓渣。他頭戴著有四五一字樣的頭盔，毫無知覺的，兩眼射出橘紅色火焰，揣度著下一個步驟。他輕敲點火器，房屋瞬即在貪婪的火焰中顫動，傍晚的天空因而被燃燒得更紅、更黃、更黑。他踏著大步在飛揚的火星中行走，好像在火爐裏尋找軟糖似的。餘燼在風中迴旋上升、逐漸熄滅。

蒙太跟著被火焰照得通紅而逐漸退卻的人一起寧笑。

他知道當返回消防隊後，自己將對著鏡中那位燒黑了的吟遊詩人眨眨眼。然後，在上床睡覺以後，仍能感覺臉部肌肉在黑暗裏控制著火的微笑。這微笑永不消失，永不消失，只要他活著。

他把泛黑的墨綠色頭盔擦亮掛起來，防火衣規矩矩地掛好，然後舒舒服服地洗過澡。兩手插在口袋裏，吹著口哨，走過二樓地板，從洞口滑落，即將撞到地面之前一刻，他將手抽出握住光亮的滑桿，腳跟只離水泥地一吋時，熟練地停住了自己。

走出消防隊後，他沿著午夜的街道走到地下車站，以空氣推進的火車悄然地滑行於光潔的地下通道。從一陣暖氣裏，他步出火車。跨上一部鑲有乳白色磁磚的自動升降扶梯通往市郊。

他吹著口哨，讓自動扶梯將自己送進恬靜的夜中。他向著街角走去，並沒特意想什麼事。然而就在他行抵轉角之前，不知何處升起一股風，好似有人在呼喚他，因而他放慢腳步。

已經好幾個晚上了，每當他走到這個轉角的時候，總有一種很難捉摸的感覺，他總覺得好像有人躲在那兒，氣氛也顯得特別寧靜，就好像有人靜靜地等著，而在他到達的前一刻，很快隱身

於陰暗中不讓他看見。他好像嗅到極微弱的香味，每當走到這裏，手背和臉部也察覺到溫度在增高，不知是何原故。每次轉彎時，他只看到白色、空曠、彎曲的人行道。有一晚在他看到正要開口的一剎那，那東西卻像幽靈似地消失在草坪那邊。

今晚，他走得極慢，心想走到轉角時，當能聽見輕微的耳語。是呼吸聲？還是有人靜悄悄地佇候而產生的壓迫感？

他轉過街角。

秋風橫掃著銀白色人行道上的落葉，使得那女孩像幽靈似地滑行。她低著頭俯視鞋尖，撥弄正在打轉的落葉。她的臉龐削瘦而蒼白，泛著溫和的貪婪之色，似乎有永無休止的好奇心。她的雙眼帶著一種幾近訝異的眼神；很認真地注視著這個世界，沒有東西能逃脫。她身穿一件雪白衣裳、隨風飄動。他以爲能聽到她走路時雙手的擺動，和她發現有人佇立在走道中而臉色微變時發出的輕喟。

頭頂上的樹在輕搖中洒落一陣乾雨。女孩站著、望著，像是受驚正欲退怯，然而她仍是佇立不動，用烏溜溜的眼睛看著蒙太，使蒙太以爲自己說了什麼好話。但是他知道自己只不過說聲哈囉而已。當女孩似乎被他臂上的火蜴蜥和胸前的鳳凰圓牌催眠時，他再次開口。

「當然！」他說：「你是新來的鄰居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一定是——」眼光離開他的職業象徵：「——消防隊員。」她的聲音變小。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——我閉著眼睛都知道。」她緩緩地說。

「什麼？是煤油味？我太太老是抱怨，」他笑著說：「可是沒辦法完全洗掉。」

「是的，沒辦法。」她畏縮地說。

他覺得她正在繞著圈子，因而也使他團團轉，只要有些微行動就能在無形中使他動搖而屈居下風。

「煤油，」他說，爲了打破冗長的沈默：「就是我的香水。」

「不是也像嗎？」

「當然，爲什麼不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她轉向通往他們住家的人行道。「你介意我跟你走嗎？我是克蕾絲。」

「克蕾絲。我叫蓋蒙太。來吧！這麼晚了，妳還在這裏幹嘛？妳多大了？」

他們在銀白色的人行道走著，空氣裏有一絲鮮杏仁和草莓的味道，他四處望望，這晚秋時節不可能有杏仁和草莓的。

此刻只有女孩和他一起走著，她的臉在月色中潔白似雪。他知道她正思考著他的問題，以便說出個最好的答案。

「我今年十七歲，我瘋了。我叔叔說這二樣事老是在一塊兒。他說，在別人問妳年紀的時候，只需回答十七歲再加上瘋了。現在不是散步的好時間嗎？我喜歡嗅東西、看東西、有時一晚沒睡，只是走著走著，看太陽升起。」

他們再度陷入沈默，最後她親切地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我一點也不怕你。」

「爲什麼要怕呢？」

「很多人都怕。我是說怕消防隊員。但你只不過是一個人……」

他見到自己懸浮在她眼裏兩顆明亮的水滴中，小而黑，但輪廓分明，她的眼睛好像兩粒不可思議的紫色琥珀，將他整個人攫獲。她的臉正面對著他，好像晶瑩剔透的乳白色水晶，不斷浮現輕柔的光芒。那光芒和電燈那種浮淺的光不同，而是——像什麼？如燭光般的柔和，令人感覺異樣的舒服。記憶中在小時候停電時，他母親總是能找到最後一根蠟燭，點燃它，那時，整個世界

像失去了空間感，燭光在周圍形成舒適朦朧的氣氛。而他們——母親及小孩，都不期盼電力太快恢復。……

後來克蕾絲說：「不介意我問吧？你在消防隊多久了？」

「從二十歲開始，十年前。」

「你讀過燒掉的書嗎？」

他笑著：「那犯法啊！」

「哦！當然！」

「這工作不錯，禮拜一燒米勒，禮拜三燒惠特曼，禮拜五福克納。將他們統統燒成灰燼，然後再燒灰燼。這是我們政府的規定。」

他們繼續往前走。女孩說：「聽說很久以前消防隊是滅火而不是放火，是真的？」

「不！房子都是防火的，相信我。」

「奇怪，有次我聽說很久以前房子會意外失火，而消防隊會來滅火。」

他笑著。

她很快望了他一眼。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又笑了，但旋即止住。「怎麼啦？」

「因為我不覺得好笑時你笑而且回答得真快。你都没想一下我問的話。」

他停住腳步。「妳是奇怪的女孩。」他說，望著她：「妳一點敬意都沒有嗎？」

「我沒冒犯你的意思，我猜是因為我太愛看人吧！」

「那這對妳有什麼意義？」他輕敲著烏黑袖口上的號碼四五—。

「有，」她輕聲地說並加快腳步。

「你看過噴射汽車在大道上奔馳沒？」

「妳在改變話題。」

「有時候我想開車的人不知什麼是花是草，因為他們從沒慢慢看過。」她說：「如果你給他看綠的，他會說，哦，那是草！粉紅色的？那是玫瑰園！白色的？是房子！棕色的，是牛隻。我叔叔有次在公路上開慢車，每小時四十哩，他們就把他送進牢裏待了兩天。這不是可笑又可悲嗎？」

「妳想得太多了。」蒙太不安地說。

「我很少看『普樂牆』或是去賽馬會或是趣味公園。所以我有很多時間亂想。你見過市郊那

些二百呎長的廣告牌嗎？你知道以前廣告牌只有廿呎嗎？自從車速加快後他們只好把廣告牌加長以便能留在視界中。」

「這我倒不知道！」蒙太突然笑起來。

「我就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。早晨的草地有露水。」他突然不記得自己是否知道這事，而覺得有些煩躁不安。

「如果你看月亮」——她下巴向天上抬了抬——「月亮裏有個人。」

他很久沒看月亮了。接著他們都沈默不語。她在沈思，而他爲了應付她責難的眼光也不自然地沈默著。他們抵達她家門口，屋內燈火通明。

「在做什麼呢？」蒙太很少見到這麼多電燈。

「哦！只是我媽媽、我爸爸和叔叔在一起閒聊，好像徒步的人一樣，只是這情形更少一點。還有一次我叔叔因爲——我跟你說過沒——因爲在步行而被捕。哦！我們是很奇怪的。」

「妳想說什麼？」

她覺得好笑。「晚安！」她走開了，但似乎想起什麼，又走回來用驚異和好奇的眼光望著他。「你快樂嗎？」她問道。